

## 李敏勇《台灣詩閱讀》

◎ 林德俊

在時間的簿冊  
我們以詩表明心跡  
並且留下秘密的證言  
為被壓抑的歷史  
——摘自李敏勇〈詩史〉

本書是自由副刊「台灣的心」專欄結集，李敏勇透過隨筆形式和讀者以詩交心，引領讀者逐一進入自己對五十位詩人五十首詩作的體悟，同時對每一首詩的社會歷史周邊，也都有相當寫意的著墨。

五十位詩人依齒序列，一九一零年代出生的有吳瀛濤，一九二零年代出生的有詹冰、陳秀喜、陳千武、增田良太郎、林亨泰、杜潘芳格、蕭翔文、錦連、黃靈芝，一九三零年代出生的有葉笛、何瑞雄、趙天儀、非馬、白萩、李魁賢、方旗、岩上，一九四零年代出生的有楊牧、許達然、龔虹、劉延湘、杜國清、旅人、喬林、吳晟、拾虹、曾貴海、陳明台、鄭炯明、江自得，一九五零年代出生的有陳鴻森、郭成義、馮青、斯人、陳坤崙、利玉芳、陳義芝、詹澈、陳黎、向陽、劉克襄、林盛彬、路寒袖、孫維民，一九六零年代出生的有瓦歷斯·諾幹、張信吉、陳秋白、張芳慈、許悔之。每一首詩作下方皆附有作者的簡介，文學教育的意圖濃厚。

不令人意外地，本省籍作家佔了絕大

多數的比例。一路點名下來，宛如攤開一本袖珍版的台灣詩史，其中不乏許多已被現代詩壇淡忘的名字，讓人有珍寶重新出土之喜悅與歎噓。概觀之，世代分佈尚稱均勻，以中生代詩人群較為凸顯，新生代詩人則稍稍壓抑。另外，對於女性詩人、原住民詩人也有所顧及。

李敏勇憑著與這些詩人直接或間接的往來經驗，開啓了一種作者論式的閱讀筆記，並在其中留下自己的形跡與詩影。作者在自序中寫到：「翻譯也是一種閱讀」。其實，閱讀何嘗不是一種翻譯，他採取現實主義路線的翻譯方式，逐一從每一首詩作取出相關的歷史物件。因此讀吳瀛濤〈天空復活〉時就會從陳千武探望病中的吳瀛濤，聯想到吳氏作為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失去語言出口的困厄與擁著孤獨筆耕的堅忍。而讀到陳秀喜的〈台灣〉，就不得不提到改編自此詩的歌謠〈美麗島〉因美麗島事件被禁唱，以及當時鄉土文學論戰的背景，連陳氏辭世後家屬委託作者處理陳秀喜詩獎也記上一筆，可說是遠親近鄰通通入袋。探尋詩作本源的同時，作者亦將這些詩作用為抒發個人歷史、社會、文學感懷的觸媒，富有強烈的個人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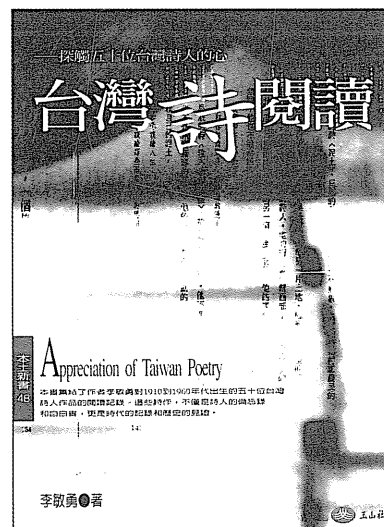
五十首詩作，由一個巨大的母題貫穿：土地、台灣。〈蔗田〉、〈台灣瓦〉、〈卑南溪〉、〈港邊惜別〉、〈七月半〉、

〈關於泰雅〉等詩收入本地特有景物，展現了台灣的風土民情。除此之外，許多詩作表露了對時代與社會的強烈批評精神，隱隱呼應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傳統。例如陳千武〈平安——我的愚民政策〉以「我希望妳信神 / 雖然 / 我無信仰 / 但是 / 我喜歡妳信神 / / …… / 妳就 / 不再跟我吵鬧了」短短數句，極度反諷地呈現出威權體制下台灣人民被貶為受格的屈辱。杜潘芳格的〈紙人〉則是透過「紙人充塞的世界 / 我尋找著 / 像我一樣的 / 真人。」這樣深刻的結尾，凸顯一個堅持自我的女性詩人在隨波逐流、認同擺盪的社會周遭中，以主格姿態正視現實的勇敢。即使到了較新一代的詩人，那種政治文化認同的糾葛仍未消失，路寒袖在〈衣櫃〉中追溯家族歷史時依舊不忘表明立場：「祖父還在那裡 / 激動的指指他頭上那頂 / 從中國南京買回來的絨帽 / 我微微一笑 / 無意伸手去接」，林盛彬則是用充滿希望的呼告式語氣鼓勵人們用全然的生命投注代換先人遺留下來的悲情：「亞細亞的孤兒啊 / 我們要比大地先醒 / 用厚繭重結的雙手 / 把種籽 / 撒在我們永遠的樂園」。

選詩在「台灣意識」掛帥之餘，有多首作品即使淺白，並不失一己之獨特個性，於技巧、語調或意境凝塑達致了相當高度。陳黎〈二月〉、向陽〈一首被撕裂的詩〉、劉克襄〈遺腹子〉等作品，都為我們揭示了現代詩形式變化上的活潑性；

而白萩〈新美街〉中「活成一小段盲腸 / 是世界的累贅」這樣天外飛來一筆的句子，不由得讓人讚嘆新奇意象所能帶來的餘音繞樑之魔力。不過大體而言，整本書大半詩作沿著簡單而深刻的軌道行走，避免讓過於裝飾性的美學遊戲遮蓋了現代詩見證歷史、為民發聲的本位。

從這本台灣詩的閱讀裡，我們看見了詩中的山川、政治、社會、個人的生命求索和集體的生活印記，尤其可感受到作者在話詩時潛藏於胸的文學理念，亦即文學應發揮一種積極介入的實踐力量。文學究竟需不需要負載這樣的使命？我們對於詩的要求是過多還是過少？諸如此類的討論不時地發生，卻不易獲得一個清楚的解決，因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複雜而辯證，



台灣詩閱讀 / 玉山社 / 2000.9

這問題在不同時空也許需要不同的正確答案，如同艾略特所說：「也許對於某些時期的社會，較鬆懈的寫作形式是適當的，而對於其他時期，則是較緊湊的」。然而不論是為詩而詩或者為家國社會而詩，真正令人感動的是詩人在創作中注入了自己的信念與生命，波赫士的一席話發人深省：「我會寫下這些東西的原因是我相信這些事情——這不是相不相信歷史事件真偽的層次而已，而是像有人相信一個夢想或理念那樣的層次。」